宣室志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周氏子

汝南周氏子，吳郡人也，亡其名，家於昆山縣。元和中，以明經上第。調選，得尉昆山。既之官，未至邑數十里，舍於逆旅中。夜夢一丈夫，衣白，儀狀甚秀，而血濡衣襟，若傷其臆者。既拜而泣，謂周生曰：「吾家於林泉者也。以不尚塵俗，故得安其所，有年矣。今以偶行田野間，不幸值君之家僮，有繫吾者。吾本逸人也，既為所繫，心甚不樂。又縱狂犬噬吾臆，不勝其憤。願君子憫而宥之。不然，則死在朝夕矣。」周生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忘。」言訖忽寤，心竊異之。明日，至其家。是夕，又夢白衣來，曰：「吾前以事訴君，幸君憐而諾之，然今尚為所繫。顧君不易仁人之心，疾為我解其縛，使不為君家囚，幸矣。」周即問曰：「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我，鳥也。」言已遂去。又明日，周生乃以夢語家僮，且以事訊之。乃家人因適野，遂獲一鵝，乃籠歸。前夕，有犬傷其臆。周生即命放之。是夕，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。

呂生妻

東平呂生，魯國人，家於鄭。其妻黃氏，病將死，告於姑曰：「妾病且死。然聞人死當為鬼，妾常恨人鬼不相通，使存者益哀。今姑念妾深，妾死，必能以夢告於姑矣。」及

其死，姑夢見黃氏來，泣而言曰：「妾平生時無狀，今為異類，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，黷其翼、啾其鳴者，當是也。後七日，當來謁姑。願姑念平生時，無以異類見阻。」言訖，遂去。後七日，果一鳥自東來，至呂氏家，止於庭樹，哀鳴久之。其姑泣而言曰：「果吾之夢矣。汝無昧平素，直來吾之居也。」其鳥即飛入堂中，回翔哀唳，僅食頃，方東向而去。

韋氏子

汧陽郡有張女郎廟。上元中，有韋氏子容於汧陽，途至其廟，遂解鞍以憩。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。生視之，乃結草成者，文理甚細，色白而制度極妙。韋生乃收貯於橐中，既而別去。及至郡，郡守捨韋生於館亭中。是夕，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。明日，已亡所在，莫窮其處。僅食頃，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。僕者驚愕，告於韋生，生即命升屋而取之。既得，又致於前。明日，又失其所，複於瓦屋上得之。如是者三。韋生竊謂僕曰：「此其怪乎？可潛伺之。」是夕，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。夜將半，其屐忽化為白鳥，飛於屋上。韋生命取焚之，乃飛去。

韓愈（二）

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，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。先是，郡西有大湫，湫有鱷魚，約百餘尺。每一怒，則湫水騰蕩，林嶺如震。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，輒吸而噬之，不瞬而盡。為所害者，莫可勝計。民患之有年矣。及愈刺郡，既至之三日，問民不便事，俱曰：「郡西湫中之鱷魚也。」愈曰：「吾聞至誠感神：昔魯恭宰中牟，雉馴而蝗避；黃霸治九江，虎皆遁去。是知政之所感，故能化禽獸矣。」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，且祝曰：「汝，水族也，無為生人患。」既而沃以酒。是夕，郡西有風雷聲，動山野，迨夜分霽焉。明日，里民視其湫，水已竭。公命使窮其跡，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，巨鱷亦隨而徙焉。自是郡民獲免其患。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「神道碑」，敘曰：「刑部為潮陽守，云：『洞獠海夷，陶然皆化；鱷魚稻蟹，不暴民物。』」蓋謂此矣。

柳宗元

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，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，途至荊門，舍驛亭中。是夕，夢一婦人，衣黃衣，再拜而泣曰：「某，家楚水者也。今不幸，死在朝夕，非君不能活之。儻獲其生，不獨戴恩而已，兼能假君祿，益君為將為相，且無難矣。幸明君子一圖焉。」

公謝而許之。既寤，嘿自異之。及再寐，又夢婦人且祈且謝，久而方去。明晨，有吏來，稱荊帥命，將宴宗元。宗元既命駕，以天色尚早，因假寐焉。既而又夢婦人，顰然其容，憂惶不暇，顧謂宗元曰：「某之命，今若敗縷之懸甚風，危危將斷且飄矣。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！幸疾為計。不爾，亦與敗縷皆斷矣。願君子許之。」言已，又祈拜。既告去，心亦未悟焉，即俛而念曰：「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，辭甚懇。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！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！得而活之，亦吾事也。」即命駕詣郡宴。既而以夢話荊帥，且召吏訊之。吏曰：「前一日，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，將為膳，今已斷其首。」宗元驚曰：「果其夕之夢。」遂命挈而投江中，然而其魚已死矣。是夕，又夢婦人來，亡其首。宗元益異之。

柳沂

唐河東柳沂者，僑居洛陽。因乘春釣伊水，得巨魚，挈而歸，致於盆水中。先是，沂有嬰兒，始六七歲。是夕，沂夢魚以喙齧嬰兒臆。沂悸然而寤，果聞嬰兒啼，曰向夢一大魚齧其臆，痛不可忍，故啼焉。與沂夢同。沂異之，乃視嬰兒之臆，果有瘡而血。沂益懼。明旦，以魚投伊水中，且命僧轉經畫像。僅旬餘，嬰兒瘡愈。沂自後不復釣也。

劉成

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、李暉者，俱不識農事，嘗用巨舫載魚蟹，鬻於吳越間。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，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，行至下查浦，去宣城四十里，會天暮，泊舟，二人俱登陸。時李暉往浦巖村舍中，獨劉成在江上。四顧雲島，闃無人跡，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，聲甚厲。成驚而視之，見一大魚自航中振鬚搖首，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。成且懼且悚，毛髮盡勁，即匿身蘆中以伺之。俄而舫中萬魚，俱跳躍呼佛，聲動地。成大恐，遽登舫，盡投群魚於江中。有頃而李暉至，成具以告暉，暉怒曰：「堅子安得為妖妄乎？」唾而罵言且久。成無以自白，即用衣資酬其直。既而餘百錢，易荻草十餘束，致於岸。明日遷於舫中，忽覺重不可舉，解而視之，得緡十五千，簽題云：「歸汝魚直。」成益奇之。是日，於瓜洲會群僧食，並以緡施焉。時有萬莊者，自涇陽令退居瓜洲，備得其事，傳以紀述。

陸喬

元和初，有進士陸喬者，好為歌詩，人頗稱之。家於丹陽，所居有台沼，號為勝境。喬

家富而好客。

一夕，風月晴瑩，有扣門者，出視之，見一丈夫，衣冠甚偉，儀狀秀逸。喬延入，與生談議，朗暢出於意表。喬重之，以為人無及者。因請其名氏，曰：「我，沈約也。聞君善詩，故來候爾。」喬驚起曰：「某一賤士，不意君之見臨也。願得少留，以侍談笑。」既而命酒，約曰：「吾平生不飲酒，非阻君也。」又謂喬曰：「吾友人范僕射雲，子知之乎？」喬對曰：「某常讀《梁史》，熟範公之名久矣。」約曰：「吾將邀之。」喬曰：「幸甚。」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。頃之，雲至，喬即拜，延坐，雲謂約曰：「休文安得而至是耶！」約曰：「吾慕主人能詩，且好賓客，步月至此，遂相談謔久之。」約呼左右曰：「往召青箱來。」俄有一兒至，年可十歲餘，風貌明秀。約指謂喬曰：「此吾愛子也。少聰敏，好讀書。吾甚憐之，因以青箱名焉，欲使傳吾學也。不幸先吾逝，今令謁君。」即命其子拜喬。又曰：「此子亦好為詩，近從吾與僕射同過台城，因命為感舊，援筆立成，甚有可觀。」即諷之曰：「

六代舊江川，興亡幾百年。

繁華今寂寞，朝市昔喧闐。

夜月琉璃水，春風卵色天。

傷時與懷古，垂淚國門前。」

喬嘆賞久之。因問約曰：「某常覽昭明所集之《選》，見其編錄詩句，皆不拘音律，謂之『齊梁體』。自唐朝沈佺期、宋之問方好為律詩。青箱之詩，乃效今體，何哉？」約曰：「今日為之，而為今體。亦何訝乎？」雲又謂約曰：「昔我與君及玄暉、彥升俱遊於竟陵之門，日夕笑語盧博，此時之歡，不可追矣。及蕭公禪代，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，雖位甚崇，恩愈厚，而心常憂惕，無曩日之歡矣。諸葛長民有言：『貧賤常思富貴，富貴又踐危機。』此言不虛哉？」約亦籲嗟久之。又嘆曰：「自梁及今，四百年矣。江山風月，不異當時，但人物潛換爾。能不悲乎！」既而謂雲曰：「吾為蔡公郢州記室，常夢一人告我曰：『吾君後當至端揆，然終不及台司。」及吾為僕射尚書令，論者頗以此見許，而終不得。乃知人事無非命也。」時夜已分，雲謂約曰：「可歸矣。」因相與去，謂喬曰：「此地當有兵起，不過二歲。」喬送至門，行未數步，俱亡所見。喬話於親友。

後歲餘，李錡叛。又一年而喬卒。

郭翥

元和長慶間，有郭翥者，當為鄂州武昌尉。與沛國劉執謙友善，二人每相語，常恨幽顯不得通，約先沒者當來告。

後，執謙卒數月。翥居華陰，一夕獨處，戶外嗟籲，久而言曰：「聞郭君無恙。」翥聆其音，知執謙也。曰：「可一面也。」曰：「請去燭，當與子談爾。」翥即徹燭，引其袂而入。與同榻，話舊應應然。又言冥途罪福甚明，不可欺。夜既分，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，須臾不可受。即以手而捫之，其軀甚大，不類執謙。翥有膂力，知為他怪，因攬其袂，以身加之，牢不可動，掩鼻而臥。既而告去，翥佯與語留之。將曉，求去愈急，曰：「將曙矣，不遣我，禍且及子。」翥不答。頃之，遂不聞語。俄天曉，一胡人，長七尺餘，如卒數日者。時當暑，穢不可近，即命棄去郊外。忽有里人數輩望見，疾來視之，驚曰：「果吾兄也。亡數日矣，昨夜忽失所在。」乃求屍而返。

太原部將

長慶中，裴度為北部留守，有部將趙姓者，病熱且甚。其子煮藥於室，既置藥於鼎中，構火，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，止於藥鼎傍，挈一囊，中有藥屑，其色潔曰，如麥粉狀，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。趙告其子，子曰：「豈非鬼乎？是欲重吾父之疾也。」遂去藥。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，又致藥屑於鼎中。趙惡之，亦命棄去。複一日晝寢，其子又煮藥，藥熟而趙寤，遂進以飲之。越數日，果卒。

成公逵

李光顏居守北都時，有部將成少儀者，其子曰公逵，常夢一白衣人曰：「地府命我召汝。」逵拒之。使者曰：「冥官遣召一屬龍人，汝既屬龍，何以逃之？」公逵紿曰：「某非屬龍者，君何為見誣？」使者稍解，顧曰：「今捨汝歸，當更召屬龍者。」公逵驚寤。且以其夢白於少儀。少儀有卒十餘人，常在其門下。至明日，一卒無疾而卒。少儀因訊其年，其父曰：「屬龍。」果公逵之所夢也。

董觀（一）

董觀，太原人，善陰陽占候之術。唐元和中，與僧靈習善，偕適吳楚間。習道卒，觀亦歸併州。寶應中，觀遊汾涇，至泥陽郡，會於龍興寺。堂宇宏麗，有經數千百編。觀遂留止，期盡閱乃還。

先是，院之東廡北室，空而扃鑰。觀因請居，寺僧不可，曰：「居是室者，多病或死。且多妖異。」觀少年恃氣力，曰：「某願得之。」遂居焉。旬餘，夜寐，輒有胡人十數，挈樂持酒來，歌笑其中，若無人。如是數夕，觀雖懼，尚不言於寺僧。一日經罷，時已曛黑，觀怠甚，閉室而寢。未熟。忽見靈習在榻前，謂觀曰：「師行矣。」觀驚且恚曰：「師，鬼也。何為而至？」習笑曰：「子運窮數盡，故我得以候子。」即牽觀袂去榻。觀回視，見其身尚偃，如寢熟。乃嘆曰：「嗟乎！我家遠，父母尚在。今死此，誰蔽吾屍耶！」習曰：「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？夫所以為人者，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。此精魂扶之使然，非自然也。精魂離身，故曰死。是以手足不能為，視聽不能施，雖六尺之軀，尚安用乎？子寧足念！」觀謝之，因問習：「常聞我教有中陰去身者，誰為耶！」習曰：「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。」遂相與行。其所向，雖關鍵甚嚴，輒不礙。於是出泥陽城西去。其地多草，茸密紅碧，如毳毯狀。行十餘里，一水廣不數尺，流而西南。觀問習，習曰：「此俗所謂奈河。其源出於地府耶？」觀即視其水，皆血，而腥穢不可近。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，習曰：「此逝者之衣。由此趨冥道爾。」又望水西有二城，南北可一里餘，草樹蒙蔽，廬舍駢接。習與觀曰：「與子俱往彼，君生南城徐氏，為次子；我生北城侯氏，為長子。生十年，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。」觀曰：「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，案籍罪福，苟平生事行無大過，然後更生人間。今我死未盡夕，遂能如是耶！」曰：「不然。冥途與世人無異，脫不為不道，寧桎梏可及身哉？」言已，習即牽衣躍而過。觀方攀岸將下，水豁然而開，廣丈餘，觀驚眙惶惑。忽有牽觀者，觀回視，一人盡體皆毛，狀若獅子，其貌即人也。良久，謂觀曰：「師何往？」曰：「往此南城爾。」其人曰：「吾命汝閱《大藏經》，宜疾還，不可久留。」遂持觀臂，急東西指郡城而歸。未至數里，又見一人，狀如前召觀者，大呼曰：「可持去。將無籍。」頃之，遂至寺。時天以曙，見所居室，有僧數十擁其門，視己身在榻，二人排觀入門，忽有水自上沃其體，遂寤。

寺僧曰觀卒一夕矣。於是具以事語僧。後數日，於佛宇中見二土偶人像為左右侍，乃觀前所見者。觀因誓心精思，留閱藏經，雖寒暑無少墮。凡數年而歸。時寶應二年五月十五也。

會昌中，詔除天下佛寺，觀亦斥去。後至長安，以占候遊公卿門，言事往往而中。常為沂州臨沂縣尉。餘在京師，聞其事於觀也。

吳任生

吳郡任生者，善視鬼，廬於洞庭山。貌常若童兒，吳楚之俗，莫能究其甲子。寶應中，有前昆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。常一日，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，俱遊虎丘寺。時任生在舟中，且語及鬼神事。楊生曰：「人鬼殊跡，故鬼卒不可見矣。」任生笑曰：「鬼甚多，人不能識爾，我獨識之。」然顧一婦人，衣青衣，擁豎兒，步於岸。生指語曰：「此鬼也。其擁者，乃嬰兒之生魂爾。」楊曰：「然則何以辨其鬼耶？」生曰：「君第觀我與語。」即厲聲呼曰：「爾，鬼也，竊生人之子乎？」其婦人聞而驚懾，遂疾回去，步未十數，遽亡見矣。楊生且嘆且異。及晚還，去郭數里，岸傍一家陳筵席，有女巫鼓舞於其左，乃醮神也。楊生與任生俱問之。巫曰：「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，今則寤矣，故設筵以謝。」遂命出嬰兒以視，則真婦人所擁者。諸客皆驚嘆久之，謂任生曰：「先生真有術者。」生曰：「以神合用，以用合神，則吾得而知之矣。」

胡濙

安定胡濙，家於河東郡，以文學知名。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。時賈餗為禮部侍郎。後二年，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。是歲冬十月，京兆亂，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。有詔捕甚急。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，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。部將謂士良曰：「胡濙受賈工餗恩，今當匿在濙所，願驍健士五百，環其居以取之。」士良可其請。於是，部將擁兵至濙門，召濙出，厲聲曰：「賈餗在君家，君宜立出。不然，與餗同罪。」濙度其勢，不可以理屈，抗辭拒之。部將怒，執濙詣士良，戮於轅門之外。時濙弟湘在河東郡，是日，湘及家人見一人，無首，衣綠衣，衣有血濡之跡，自門而入，步至庭。湘大恐，命家人逐之，遽不見。越三日，而凶問至。